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第十七尊 浣腸羅漢

佛圖澄尊者，本性白氏，為人狀貌魁梧，資性敏慧，且深於學問，弘雅有識。弘雅則非隘陋胸襟，有識則非粗疏學問。明解三藏之經，博覽六經之旨，天文圖讖，綜涉無遺。其左脅耳旁有一肉孔，約大四寸，通徹腹內，時常以綿絮塞之。夜欲讀書，拔出其絮，一室光明如晝。遇朔望日，輒至水邊，引腹中腸胃瀦之，瀦畢，復納之腹內。天生一人，將為如來弘教化，其付托異則其體亦異如此。有詩為證：

乳房一孔光如晝，博覽三藏與六經。

尊音志弘大業，善持經咒，又能作法役使鬼神，俱有靈驗。一日，用麻油浸胭脂，搥出脂水，塗抹掌心，雖千里外事，皆通明瑩徹，觀掌中有如對面，纖毫掩覆不得。一日，用鐵鈴懸簷角，風吹鈴響，似作人言，凡欲問自己禍福，只聽鈴言吉凶，則己之將來禍福，鑿鑿產驗有准。羈旅洛陽，名流海宇，故人欲問遠事，則求尊者脂掌，欲占吉凶，則聽尊者鈴音。有詩為證：

油脂抹掌瑩秋潭，萬里災祥對面談。

簷角風鈴能作語，吉凶禍福數聲聞。

永嘉四年，石勒屯兵葛陂，專事殺戮。尊者們赤子無辜，肝腦塗地，有傷天地之和，欲以太上好生之道化勒。於是，杖策詣軍門，謁大將黑略。黑略雖將重兵，瘡痍百姓，其實崇奉佛教，心甚慈祥。見尊者來謁，隆禮待之。帷幄中對士卒雖講談戰陣，對尊者又喜講談經卷，遂以尊者道行薦聞石勒。石勒平昔聽信任者黑略，則聽其所薦舉音亦唯黑略，遂召尊者問曰：「佛道有何靈驗？有靈驗始足以啟人好慕，況佛為軍巾用，喜神速不厭鬼詐，活佛此來，諒必能濟我風雷，助我虎豹，一戰而殺人盈野，再戰而殺人盈城，敵人望風心寒，戰方為有濟，不然，亦無用汝佛為矣。」尊者曰：「此人一片好殺，氣象剛暴，言語粗鄙，難以理喻，易以術動。」不答一言，止呼給事左右取水一盆，置之階前，自己焚香咒之，頃刻，盆中青蓮鬱起，光色動人。石勒從上座親見尊者有此靈驗，始傾心宗信佛法。尊音左右不高，始得因事進諫，凡應被殘殺陰受其利益者，十有八九。於是中州之胡，感其好生之恩，皆願奉佛，有詩為證：

策杖軍門謁勒胡，為渠殺戮失仁慈。

青蓮鬱起呈靈驗，利益蒼生出死途。

建平四年四月一日，天靜無風，而塔上一鈴獨鳴。尊者愀然不樂，私謂眾人曰：「國家禍福，每有先機，特人不自察耳。」眾人問曰：「機何所憑？」尊者曰：「塔上之鈴無風自鳴，非先務而何？」眾人又問曰：「鈴鳴主何吉凶？」尊者曰：「鈴雲國有大喪，其聲嗥殺而非舒緩，喪事不出今年矣。」四月孟夏鈴鳴，七月孟秋，石勒果死。眾人見事靈驗有准，相謂曰：「鈴之鳴，鬼神之靈所為也，鬼神能泄其機於朕兆之間，禪師能燭其機於朕兆之間，禪師其如神乎？主上今日得保全首領，皆活佛維持之力也，何可令其遠去。」石勒既死，太子弘襲位，未幾，廢，自立。亦傾心師事尊者，留奉鄴城寺中，凡征誅賞罰，必與咨決，謂其建明，議論大而利益多也。有詩為證：

某年四月塔頭鈴，天靜無風解自鳴。

國有大喪應不遠，禪師先識果如神。

尊者又一日遣弟子某齎鈔往西域市香，甫行數日，尊者在法堂進香，忽聞簷前鵲噪數聲，尊者心地猛然吃了一驚，即謂眾弟子曰：「吾適在掌中見市香弟子被盜殺劫垂死。」眾弟子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尊者曰：「吾已燒香咒神，乞遣神兵遙護救之。」眾人曰：「待神兵救護，恐事勢已去，莫能及矣。」尊者曰：「可保安樂無虞也。」越二月，市香弟子還，將遭難事白尊者曰：「某月某日，弟子行至某處，陡然一伙強人數以百計，狀貌凶狂，器械整飭，來劫弟子市香之物。弟子以供佛之物，或可以止其殘暴之為，卒而賊心不可變，必砍得弟子之物。既欲得物，必劫傷弟子之命，弟於此時寧死不肯以市香之物輕與賊。強人惡我硬命，攜刀將見殺，忽聞空中一陣香氣飄下，氣中盡有天兵神將持刀殺來，殺得擄劫賊人十傷九死，東竄西逃，大相呼曰：「救兵已至，威猛驚人，盍舍之而去。」眾人曰：「吾師早已有言，被劫之事不誣，救護之言有准，吾師真神人也。」大相驚服。有詩為證：

市香西域遇強良，打擄金銀把命傷。

馥鬱香中神將至，等閒殺得賊逃亡。

尊者嘗與石虎共坐中堂，商榷兵謀，並講談佛法。忽心驚謂虎曰：「幽州今日有火災，其光赫赫，其勢炎炎，貨物煨燼無餘，人民焦頭爛額，誠可憫哉！」虎曰：「法師當降無上甘露，滅此一方紅豔。」尊者曰：「下民有難，吾當救之。」對虎取酒望空中灑之，隨舉掌一視，笑謂虎曰：「火已解矣。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，今日火滅之謂也。」敬擎杯相賀。虎曰：「條爾火起，條爾火滅，非禪師無此明見，非禪師無此救援。來日按驗得真，虎當事先生如神明。」次日，虎遣使往幽州按驗，後使回報云：「某月某日，幽州四處火起，其勢熾盛，撲滅不可得，人民對面悲號，不瞬息間，屋舍貨財頓成焦土。忽見西南方上有朵黑雲飛來，驟降傾盆大雨，其火始滅，所下之雨，一片酒氣熏人。臣奉命按驗幽州，得於官民所談者如此。」虎大驚，歎曰：「神哉！異哉！禪師住日之言，吾得聞於未驗之先者也。使於驗之，考其真實耳，今鑿鑿無妄，真神人也。筮龜不靈於此矣，吾當以神事之，不宜以人待之矣。」有詩為證：

對虎同談佛與兵，幽州不意火災興。

西南灑雨為摧滅，深信禪師是神星。

石虎建武十四年，尊音在洛陽公署獨坐，弟子彬彬侍立左右，因發長歎曰：「為人未了真，夢中夢，身外身，雖有幻質，空塵將焉用之。」為作偈曰：

圖形期自見，自見卻傷神。已是夢中夢，更逢身外身。

水花凝幻質，墨彩聚空塵。堪歎餘兼爾，俱為未了人。

尊者見石氏殘虐不仁，氣數垂滅，因與眾門人談論國家興廢。尊者曰：「興廢之機，數已預定，只難對人言，泄之恐懼大患。」弟子法祚問曰：「帝王自有真神，器非苟得，理固有然，第此邦之事，非關中華大統，獨不可與明乎？古人以人為鑒，先日之談，後日符驗，老師對弟於闡之亦無不可。」尊者曰：「天機雖難輕泄，人事則有先知，國家之事，吾不及見，子當驗之。戊申禍亂將萌，己酉石氏當滅。變生而始去，非見幾之智，國滅而身與俱，非保身之道，吾未及亂，當先化矣。」是年十二月八日，尊者圓於鄴宮，春秋一百一十有七，時晉穆帝永和四年也。石氏之事，果如所談。弟子乃為建塔。有詩為證：

洛陽公署獨徘徊，因與諸徒論未來。